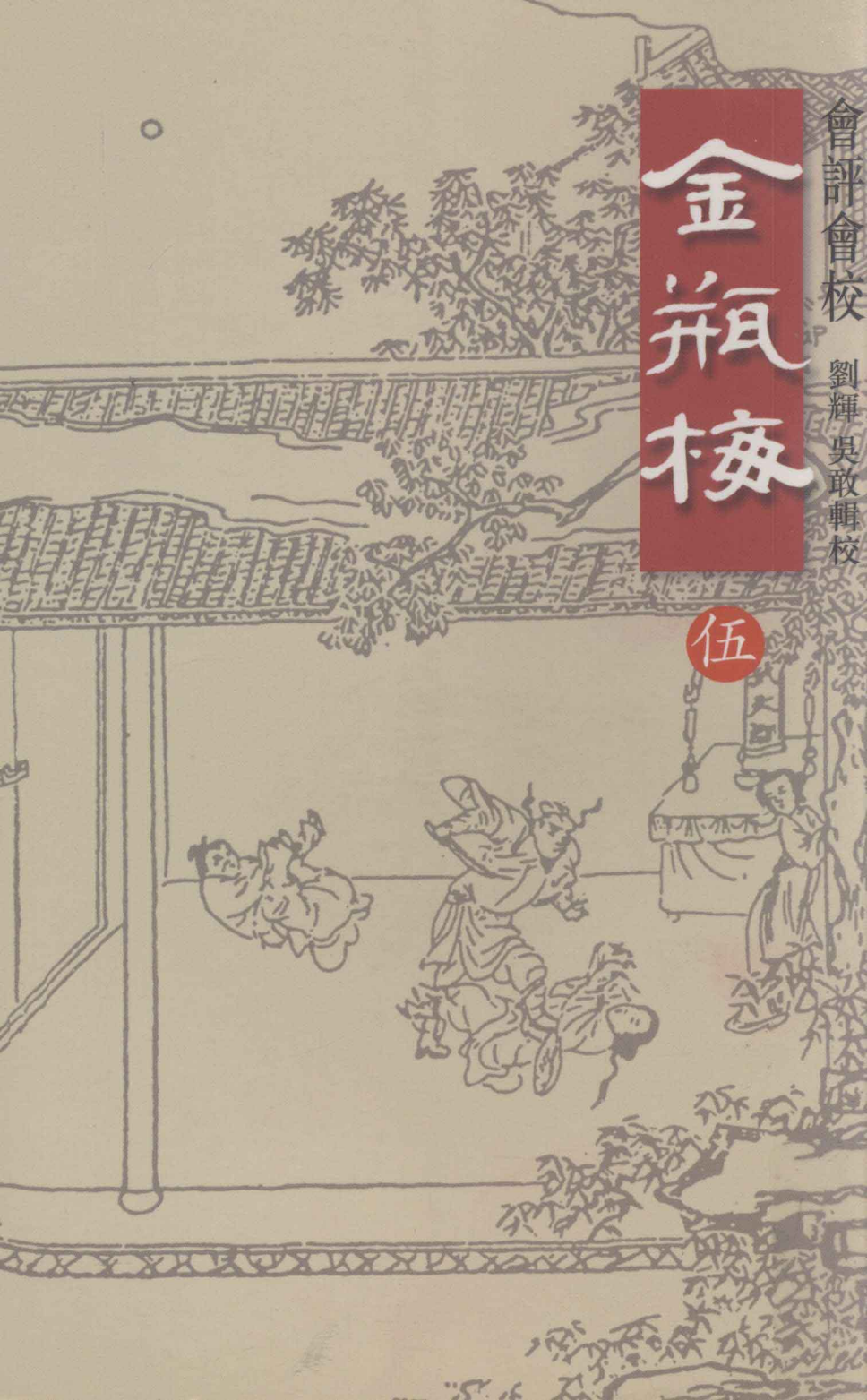


會評會校
劉輝 吳敢輯校

金瓶梅

伍





ISBN : 978-962-257-752-7



9 789622 577527

PUBLISHED & PRINTED
IN HONG KONG

金瓶梅

會評會校

劉輝

吳敢輯校

伍



會評會校金瓶梅(伍)

劉輝 吳敢 輯校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電話：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圖文傳真：2407 3062

© COSMOS BOOKS LTD. 20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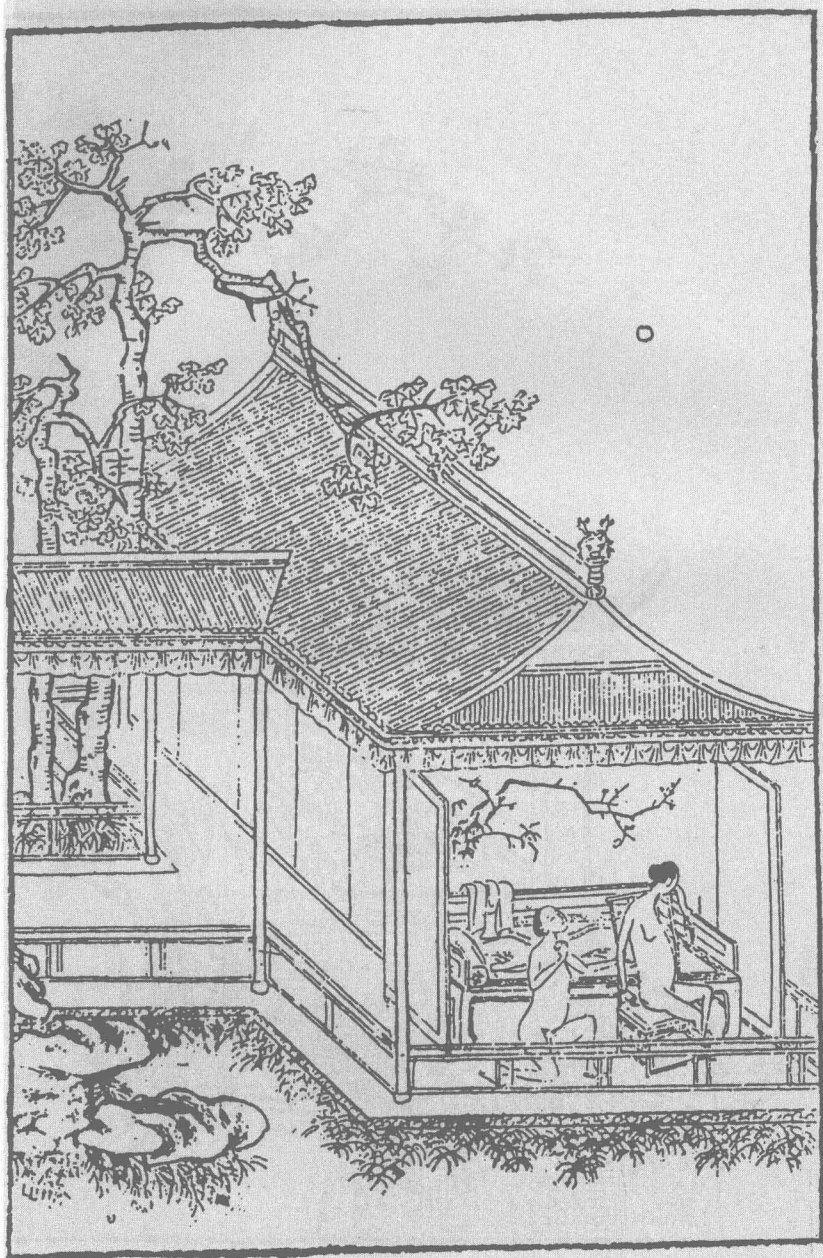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62 257 752 0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一九九八年初版・香港

二〇一〇年五月修訂本・香港





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

此回人云金蓮文字，不知乃過下一十八回文字之脉也。使不弄一得雙，何有春梅下文許多文字？使不有熱心冷面，何有下文玉樓嚴州許多文字？是此回乃春梅別放之由，而玉樓結果之機也，與金蓮全不相干。下文乃正經金蓮收煞文字。

私僕以木香棚露香囊破綻，止爲一解着耳，不知己爲此回木香棚伏綫。茶蘼架不過金蓮約人之地，不知又爲嚴州伏綫。葡萄架本爲翡翠軒各分門戶，却又爲調婿得金蓮之金針，是此書大結穴大照應處。

寓言羣花固應以此作間架，但用筆入細人不知耳。用兩詩餘作勾挑，用兩小唱寫淫情，又是一樣小巧章法，特用清脫之筆，以一洗從前之富麗也。

玉樓來時，在金蓮眼中將簪子一描；玉樓將去，又將簪子在金蓮眼中一描。兩兩相映，妙絕章法。

寫弄一得雙，却必寫敬濟拿藥材，後文識破奸情，必寫敬濟抱衣往外跑。總是注明西門持家不以禮，而堆藥、放衣物於二婦人之樓上爲失計，且又注明金、瓶、梅三人之在花園爲外室也。

陳敬濟者，敗莖之芰荷也。陳者，舊也、殘也、敗也。敬，莖之別音。濟，芰之別音。蓋言芰荷之敗者也。金蓮者，荷花也，以敬濟而敗，則敬濟實因敗金蓮而寫其人，非爲敬濟寫也。即後文寫敬濟之冷鋪飄零，亦是爲金蓮而寫，不爲敬濟也。蓋言金蓮之禍，不特自爲禍以禍西門，即少有迷之者，亦必至於敗殘凋零如殘荷敗芰而後已也，豈特其一己之蓮子無成，殘香零落於污泥者哉？至於陳洪，蓋言殘紅，敬濟於此中脫胎，豈非敗

莖之芰荷？陳莖芰，乃蓮花之下稍結果處，故金蓮獨與敬濟投，而蕙蓮亦必與敬濟相熱也。

上文安忱送紅、白二梅花，又有紅梅花對白梅花之令，每不解，何必定寫兩樣梅花以映春梅？觀此回春梅羞得臉上一紅一白，方知前文之妙。蓋已寫一漏洩之春光於西門生前歡賞之時，惟天之禍福之幾，常倚伏如此，不謂作者之筆竟與化工等。噫！作者其知幾之人，所謂神之謂也乎？

西門冷處，止用金蓮在廳院一撒溺，已寫得十分滿足，不必更看後文，已令人不能再看，真是異樣神妙之筆。

詞曰：(一)

聞道雙啣鳳帶，不妨單着鮫綃。夜香知爲阿誰燒？悵望水沉烟裊。(二)

雲髻風前綠捲，玉顏想處紅潮。莫交空負可憐宵，月下雙灣步俏。

右調〔西江月〕

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，自從在廂房裡得手之後，【張評】此後單出手寫之故。自上「售色」二字一氣寫來，便覺章法來脈井井。兩個人嚐着甜頭兒，日逐白日偷寒，黃昏送暖。【張評】月娘可謂死矣。或倚肩嘲笑，【張評】月娘死矣。或並坐調情，搯打揪擗通無忌憚；【張評】月娘死矣。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，將心事寫了，搓成紙條兒，丟在地下。你有話傳與我，我有話傳與你。【張評】月娘死矣。一日，四月天氣，【張評】以上一總，此下用數層

描寫也。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，【張評】又自汗巾落脈，與王婆掏出，花園買來，一錢穿卻。裹着一個紗香袋兒，(三)裡面裝一縷頭髮並些松柏兒，封的停當，要與敬濟。

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，遂打窗眼內投進去。後敬濟進房，看見彌封甚厚，打開卻是汗巾香袋兒，紙上寫一詞，名「寄生草」：

將奴這銀絲帕並香囊寄與他，【張評】此琴童舊物乎？當初結下青絲髮。松柏兒

要你常牽掛，淚珠兒滴寫相思話。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，休負了夜深潛等茶蘼架。【張評】爲拾簪地。

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蘼架下等候，【張評】葡萄架立門戶以後，此處又換出茶蘼架。夫葡萄

架則夏日正炎，是蓮花時候；此云茶蘼，是花事闌珊，春梅飄落，前後章法，一絲不苟。私會佳期，隨

即封了一柄湘妃竹金扇兒，亦寫一詞在上回答他，袖入花園去【四】。不想月娘正在

金蓮房中坐着，這敬濟三不知走進角門就叫：「可意人在家不在？」【張評】一語寫出許

【綉像本評】一

入此境，便有許

多剛巧剛不巧

情景，使人遮遮

掩掩，驚驚喜

喜。

見有月娘在房裡，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，他就出去了。月娘便問：「陳姐夫

來做甚麼？」【張評】寫月娘惡處，直是二十分。蓋自西乙後，一味滿心滿意施爲，全無防閒衆妾意，與

西門上東京去，寫月娘緊守門戶，正是反刺。金蓮道：「他來尋大姐，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。」

以此瞞過月娘。少頃，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。金蓮向袖中取出拆開，卻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把，【張評】與西門金扇作一遙對章法。上畫一種青蒲，半溪流水，寫着一首詞

兒：(五)

【綉像本評】此詞疑是敬濟的筆。

紫竹白紗甚逍遙，綠□青蒲巧製成，金錠銀錢十分妙。妙人兒堪用着，^(六)遮炎天少把風招。有人處常常袖着，無人處慢慢輕搖，休教那俗人兒偷了。^(七)

【張評】不俗者，春梅也。

婦人看了其詞，^(八)到于晚夕月上時，早把春梅、秋菊兩個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，關在那邊炕屋睡。【張評】放入春梅，不得不頓一頓。又春梅豈如秋菊一類呆人？屢寫其為婦人酒醉關在那邊，見春梅明知而不問，是婦人心腹也。與後「奴豈不知」一語相照，此則用筆暗描得雙之影矣。然後自在房中綠窗半啓，絳燭高燒，【張評】是夜等人者。收拾牀鋪衾枕，薰香澡牝，獨立木香棚下，^(九)專等敬濟來赴佳期。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，【張評】月娘可殺，始終月娘壞事。【文評】西門慶家不當出此壞事耶？此正天理昭彰時，乃深恨月娘，

不知是何脾胃也。止有元宵兒在屋裡。敬濟梯已與了他一方手帕，分付他：「看守房中，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去，等大姑娘進來，你快來叫我。」元宵兒應諾了。敬濟得手，走來花園中，只見花依月影，^(十)參差掩映。走到茶蘼架下，【張評】葡萄架與茶蘼架對照作章法，故前有琴童，下添一木香棚作連鎖章法，又出一春梅也。遠遠望見婦人摘去冠兒，亂挽烏雲，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。這敬濟猛然從茶蘼架下突出，雙手把婦人抱住。把婦人說了一跳，說：「呸，小短命！猛可鑽出來，^(十一)說了我一跳。早是我，你摟便將就罷了。若是別人，你也恁膽大摟起來？」敬濟吃得半酣兒，笑道：「早是摟了你，就錯摟

了紅娘，也是沒奈何。」【綉乙本評】趁勢就插入春梅，妙甚。【張評】原評謂此處插入春梅。予謂：自酒醉，春梅闌在炕屋，已明點春梅心事矣。兩個于是相摟相抱，攜手進入房中。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，桌上設着酒饌。一面頂了角門，並肩而坐飲酒。婦人便問：「你來，大姐在那裡？」敬濟道：「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。我分付下元宵兒，有事來這裡叫，我只說在這裡下棋。」說畢，兩個歡笑做一處。飲酒多時，常言：風流茶說合，酒是色媒人。【張評】又題一句。不覺竹葉穿心，桃花上臉，一個嘴兒相親，一個腮兒廝搨，罩了燈上牀交接。有〔六娘子〕小詞【張評】可知全寫金蓮，不是寫敬濟。爲証：

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。奴把錦被兒伸開，俏冤家頑的十分怪。嗒，將奴腳兒抬，腳兒抬。揉亂了烏雲，鬢髻兒歪。

兩人雲雨纔畢，只聽得元宵叫門說：「大姑娘進房中來了。」這敬濟慌的穿衣去了。正是：

狂蜂浪蝶日時見，（十二）飛入梨花無處尋。

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，中間供養佛像，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。【張評】題明，見金蓮、春梅皆西門自送。兩個自此以後，情沾肺腑，意密如漆，無日不相會做一處。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潘金蓮早晨梳粧打扮，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。【綉乙本評】金蓮也燒香，大奇。【張評】總爲西門堆藥失計一描也。不想陳敬濟正拿鑰匙上樓，開庫房門拿藥材香料，撞遇在一處。這婦人且不燒香，見樓上無人，兩個摟抱着親嘴咂舌。

【綉乙本評】此纔像金蓮燒的香。【張評】西門有知，夫復誰尤？一個叫「親親五娘」，一個呼「心肝短命」，因說：「趁無人，咱在這裡幹了罷」。一面解褪衣褲，就在一張春檯上雙鼻飛肩，靈根半入，不勝綢繆。當初没巧不成話，兩個正幹得好，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，看見。【張評】盒者，合也。所為茶說合也。兩個湊手腳不迭，都吃了一驚。春梅恐怕羞了他，連忙倒退回身子，【張評】所以肯吃酒在那邊炕屋睡也。走下胡梯，慌的敬濟兜小衣不迭。婦人穿上裙子，忙叫春梅：「我的好姐姐，你上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。金蓮道：「我的好姐姐，你姐夫不是別人，【張評】姐姐，姐夫。恰好捏攏。我今教你知道了罷。【張評】春梅固早已知道也。俺兩個情孚意合，拆散不開，你千萬休對人說，只放在你心裡。」春梅便說：「好娘，說那話話！」【張評】言你尚不知道我也。奴伏侍娘這幾年，豈不知娘心腹，肯對人說？」【張評】然則金蓮反夢夢也。婦人道：「你若肯遮蓋俺們，趁你姐夫在這裡，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，我方信你。你若不肯，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。」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，【張評】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。方知前文不謬，乃一眼覷此耳。只得依他，卸下湘裙，解開褲帶，仰在檯上，【張評】反是春梅自解，寫其素心如畫。盡着這小夥兒受用。有這等事？正是：明珠兩夥皆無價，可奈檀郎盡得鑽。有「紅綉鞋」為証：

【綉像本評】金蓮分惠耶？拖人落水耶？春梅屈從耶？歡喜領受耶？再四思之，不得。

假認做女婿親厚，往來和丈母歪偷，人情裡包藏鬼胡油。明講做兒女禮，暗結下燕鶯儔，他兩個見今有。【張評】不憤語言。雖有後報，難償此際之辜。

當下盡着敬濟與春梅耍完，大家方纔走散。自此以後，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，【張評】大關口。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，非止一日，只背着秋菊。

六月初一日，潘姥姥老病沒了，有人來說。吳月娘買一張插桌，三牲冥紙，叫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。去了一遭回來。到次日，六月初三日，金蓮起來的早，在月娘房裡坐着，說了半日話出來，走在大廳院子裡牆根下，急了溺尿，正撩起裙子，蹲踞溺尿。原來西門慶死了，没人客來往，等閒大廳儀門只是關閉不開。【張評】用開筆寫出冷局。敬濟在東廂房住，纔起來，忽聽見有人在牆根溺的刷刷的響，悄悄向窗眼裡張看，卻不想是他，便道：「是那個撒野，在這裡溺尿？撩起衣服，看濺濕了裙子。」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，走到窗下問道：「原來你在屋裡，這咱纔起來，好自在！大姐沒在房裡麼？」敬濟道：「在後邊幾時出來！昨夜三更纔睡，大娘後邊拉着我聽宣《紅羅寶卷》，坐到那咱晚，險些兒沒把腰累癱瘓了，今日白扒不起來。」【張評】月娘如此家法，欲人不亂，得乎？金蓮道：「賊牢成的，就休搗謊哄我！昨日我不在家，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？丫鬢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飯來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又生枝葉，妙。【張評】便伏一綫，卻是插入之筆。敬濟道：「早是大姐看着，俺每都在上房內，幾時在他屋裡去來？」說着，這小夥兒站在炕上，把那話弄的硬硬的，直豎的一條棍，隔窗眼裡舒過來。婦人看見【十三】，笑的要不得，【綉乙本評】喜甚。【張評】如此寫

【綉像本評】奇想，發千古所未發。

來，一者見西門冷落之甚，家中寂無人走，而月娘醉夢顛倒如畫。罵道：「怪賊牢拉的短命！猛可

【綉像本評】此想更奇。情真意切，便有許多急智。

舒出你老子頭來，諛了我一跳。你趁早好好抽進去，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，叫你忍痛哩！」敬濟笑道：「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。」【張評】寫其昨夜狂淫。你好歹打發他個好處去，也是你一點陰陽。」【綉乙本評】語語趣而諧。婦人罵道：「好個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！」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，放在窗櫺上，假做勻臉照鏡；【張評】特照桂兒身分。一面用朱唇吞裏吮咂他那話，【十四】吮咂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，滿腔春意融心。正嘔在熱鬧處，忽聽的有人走的腳步兒響，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，走過一邊。敬濟便把那話縮回去了。卻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，說：「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。」敬濟道：「叫你傅大郎且吃着，我梳頭哩，就來。」來安兒回去了。婦人便悄悄向敬濟說：「晚夕你休往那裡去了，在屋裡，我使春梅叫你。好歹等我，有話和你說。」敬濟道：「謹依來命。」婦人說畢，回房去了。敬濟梳洗畢，往舖中自做買賣，不題。

不一時，天色晚來。那日月黑星密，天氣十分炎熱。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，要在房中洗澡，修剪足甲。牀上收拾衾枕，趕了蚊子，放下紗帳子，小篆內炷了香。春梅便叫：「娘不知今日是頭伏，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？」【綉乙本評】春梅頗有情興。我替你尋些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那裡尋去？」春梅道：「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纔有，【張評】瓶兒之院荒蕪久矣，閒中點出淒涼。我去拔幾根來。娘叫秋菊尋下杵臼，搗下蒜。」婦人附耳低言，悄悄分付春梅：「你就廂房中，請你姐夫晚夕來，我和他說話。」春梅去

了，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，修了足甲，也有好一回，只見春梅拔了幾顆鳳仙花來，整叫秋菊搗了半日。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，打發他廚下先睡了。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，令春梅拿凳子放在天井內，鋪着涼簟衾枕納涼。約有更闌時分，但見朱戶無聲，玉繩低轉，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。又忽聞一陣花香，幾點螢火，婦人手拈紈扇，伏枕而待，春梅把角門虛掩。正是：

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。

隔牆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。

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爲號，【張評】處處寫花園，是一部大關目。就知他來了。婦人見花枝搖影，知是他來，便在院內咳嗽接應。他推開門進來，兩個並肩而坐。婦人便問：「你來，房中有誰？」敬濟道：「大姐今日沒出來，我已分付元宵兒在房裡，有事先來叫我。」因問：「秋菊睡了？」婦人道：「已睡熟了。」說畢，相摟相抱，二人就在院內櫬上，赤身露體，席上交歡，不勝纏綿。但見：

情興兩和諧，摟定香肩臉搵腮。手捻香乳綿似軟，實奇哉！掀起腳兒脫綉鞋，玉體着郎懷，舌送丁香口便開。倒鳳顛鸞雲雨罷，囑多才，明朝千萬早些來。【張評】兩用小唱寫之，又是章法。

兩個雲雨畢，婦人拿出五兩碎銀子來，遞與敬濟說：「門外你潘姥姥死了，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。」（十五）三日入殮時，你大娘叫我去探喪燒紙來了。明日出殯，

你大娘不放我去，說你爹熱孝在身，只見出門。這五兩銀子交與你，明日央你蚤去門外，發送發送你潘姥姥，打發抬錢，看着下人土內。你來家，就同我去一般。」

【綉乙本評】親親之詞。【張評】敬濟專門假孝子。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，說：「這個不打緊。我明日絕早就出門，幹畢事，來回你老人家。」說畢，恐大姐進房，老早歸廂房中去了。一宿晚景休題。

到次日，到飯時就來家。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，敬濟走來回話，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。【張評】又與後張勝提花一映。婦人問：「棺材下了葬了？」敬濟道：「我管何事？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，我敢來回話？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，交付與你妹子收了，盤纏度日。千恩萬謝，多多上覆你。」婦人聽見他娘入土，落下淚來，【綉乙本評】至性終在。【張評】直照磨鏡一回。便叫春梅：「把花兒浸在盞內，看茶來與你姐夫吃。」不一時，兩盒兒蒸酥，四碟小菜，打發敬濟吃了茶，往前邊去了。繇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。

一日，七月天氣，婦人早辰約下他：「你今日休往那裡去，在房中等着，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。」【張評】忽起一波。這敬濟答應了。不料那日，被崔本請了他，十六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耍子，去了一日。吃的大醉來家，倒在牀上就睡着了，不知天高地下。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，見他挺在牀上，推也推不醒，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。可霎作怪，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，弔下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，上面釵着兩

回中便有此簪，只以爲點綴之妙，孰知其伏冷脈至此！始悟高文絕無穿鑿之跡。

溜字兒：「金勒馬嘶芳草地，玉樓人醉杏花天。」迎亮一看，認的是孟玉樓簪子；【張評】不謂此簪又作此篇文字，金針奇絕。「怎生落在他袖中？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。不然，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？怪道這短命幾次在幹面上無情無緒。我若不留幾個字兒與他，只說我沒來。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，使他知道。待我見了，慢慢追問他下落。」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：

獨步書齋睡未醒，空勞神女下巫雲。

襄王自是無情緒，辜負朝朝暮暮情。

寫畢，婦人回房中去了。

卻說敬濟一覺酒醒起來，房中掌上燈，因想起：「今日婦人來相會，我卻醉了。」回頭是壁上寫了四句詩在壁上，【十七】墨迹猶新。念了一遍，就知他來到，空回去了。心中懊悔不已：「這咱已起更時分，大姐、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。我若往他那邊去，角門又關了。」走木槿花下，【十八】搖花枝爲號，不聽見裡面動靜，不免蹀着太湖石，扒過粉牆去。

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，挺覺，大恨歸房，悶悶在心，就渾衣上牀搥睡。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，見院內無人，見丫鬢都睡了，【十九】悄悄躡足潛踪，走到房門首。見門虛掩，就挨身進來。窗間月色照見牀上，婦人獨自朝裡搥着。低聲叫：「可意人。」數聲不應，說道：「你休怪我。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里原莊上射箭，